

## 莊子的寓言世界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不管是文學、史學、哲學、藝術及科技等各分野，都在歷史的早期表現得非常圓熟且形成豐富的積累，距今兩千多年的春秋、戰國時代是它的第一個黃金期，後來的兩漢、魏晉、唐宋亦是高潮迭起；諸子百家紛紛提出治世的方法，詩家詞人則熱情詠唱塵世之歌，而這些理性的思辨和感性的呼籲，經過千百年的流傳，至今仍不斷發出智慧的幽光，碰撞著每一代易感的心靈。在這無數智慧結晶裡，又有若干不但不受時間限制，代代相傳，推陳出新，更不受空間限制，影響遍及文化的核心及邊陲，甚至遠達異邦，這些著述，我們都統稱為「經典」，這些經典當中，我最想了解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的莊子，他的文章氣勢磅礴，縱橫恣肆；他的思想深邃宏闊，籠蓋古今；他的寓言想像奇特，寓意深遠；他的風格嘻笑怒罵，了無拘束。他看破功名，不屑利祿，甚至對於死亡，他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

在莊子思想當中，我最嚮往《逍遙遊》；此篇是莊子思想之代表，同時也是莊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最足以表現其態度和為人風格。莊子的人生哲學是淡泊為大，[天地大道，法乎自然]；只有超越了所有的功名利祿之心，才能感悟到人生的最高境界，那就是莊子所說的「逍遙遊」。即是在於體認自我、存在真我、由忘我偏見的破除，而追求人生的真我，以求逍遙。「以柔克剛，如水遇石、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無用之用為是大用，化萬物之為齊」這是莊子哲學的第一個重要觀念，主張採取一個逍遙自適的生活態度。他給世人的那種灑脫、放達、愉悅、自適的感覺，就是要：「打開人類的心胸」、「豐富人類的認識」，以便產生「對於更高明的生活境界的嚮往之心」。

如果以逍遙遊其中的兩個故事——鯤鵬之喻來說：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故事是在說在北方遙遠的國度有一個深不可測的大海，叫作「北冥」，海中有一種極特別的魚叫作「鯤」。鯤的身軀廣大，大到不知有好幾千里那麼大，而且它在水中是「魚」，卻能夠變成一隻「鳥」而到空中飛行，當它變化為鳥的時候人們叫他為「鵬」，這隻大鵬鳥的背長到不知有幾千里那麼長。它一但決定要起飛升空、翱翔天際，它所張開的雙翼就像在空中灑下兩片飛雲那種氣勢。這隻北海的大鵬鳥在海上飛行的時候，目標是朝向天地極南的一端，叫作「南冥」，一個在天涯海角深不可測的「天池」之處。我聽說有一本專門記載奇人奇事的書叫作「齊諧」，書上寫著大鵬鳥在飛往「南冥」的時候，從海面擊水而起，濺起三千里高的浪花，在空中乘風而起直上九萬里的青雲之天，且一旦升空飛行就會一直飛個不停，要六個月後才會停下來休息，是以鯤來作為人的影射，水來代表現實世界，那麼鯤的形成，就如同是一個哲人在人群中造就了心靈境界的雄偉，而不沈浮於世俗塵埃。但是這種境界上需要再求上升，醞釀變化而成為鵬，也就是在指當大鵬鳥在空中逍遙的時候，它的眼界不同了，它看事情的角度改變了，地上一切生物活動的意義對它而言都與在地面上的我們的想法有極大的差距了，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重要的條件，其一是因為他已有所蓄養，成其與自然相近之體，另一個則是他因為能夠待時而動，隨著自然規律，自然能與萬物融合一體，而大鵬最後能夠在天池中逍遙，不是一蹴可及的，而是經過長時間的默默耕耘。同樣，我們想要逍遙而遊，絕不是想那些小鳩一樣，對眼前的一切感到滿足、自我陶醉，便自認為是逍遙。逍遙的境界，其最終固然是無待的，無待的真義，不是流於虛無，而是把有待加以淨化、昇華，因此要達到逍遙的功夫，仍然必須從有待做起。只是有待而不拘限於有待，最後才能把有待化為無待。而「無己、無功、無名」的功夫，也是必須有己而後可以無己、無己而後可以見真己；有功而後可以無功、無功而後可以成大功；有名而後可以無名、無名而後可以得實名。

第二個故事—「無用的樗樹」：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

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故事是在說惠子告訴莊子說：「我有一棵大樹，人都叫它作樗。它的樹幹癰腫盤結而不合繩墨，它的小枝彎彎曲曲而不合規矩。立在路上，匠人都不看它。現在你的言論，大而無用，眾人所共同拋棄的。」

莊子說：「你沒有看過貓和黃鼠狼嗎？蹲身下伏著，以等待遨遊的雞鼠；東西跳躍，不避高低；踏中機關，死在網羅裏。再看斄牛，牠的身體大的如天邊的雲。牠的功能是很大，但不能捉老鼠。現在你有一棵大樹，憂愁它無用，為何不把它種在虛無的鄉土，廣漠的曠野，徘徊自得在樹旁，優遊自在躺在樹下。不受斧頭砍伐，沒有東西毀害它，無所可用，又有什麼困苦呢！」

在莊子內篇—逍遙遊裡，我的想法是遊，可以是旅遊、可以是遨遊、更可以是遊戲。人生的壽命，與天地長短相較，猶如泡沫一樣短暫，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卻不是有如旅行一般，如果抱著這種想法，不由得生起何必計較太多的感覺；若能自由的遨遊於天地之間，生死之外，難道還需要去爭奪人為的名聲、利益嗎？雖然，人終究不同於草木、蟲魚鳥獸，但人之為人，有如孔子所謂：「參贊天地之化育。」，如果天、地與人和諧共存，將是人生哲學的最高境界。但此事非一人之力所能為，非一鄉之力所能為，非一國之力所能為，非人所能為又非人不能為，到底能不能為？曰：不可刻意而為。就如同一個心理學的實驗結論間接驗證了我的想法：思考的靈活度、創造性，深受動機之影響；動機越強，思考越容易僵化！西方哲學家也提到：在遊戲中，人展現最大的自由、活力與可能性，我想如果西方哲學也能讀一讀莊子的書，那就是所謂千古有知音是也。